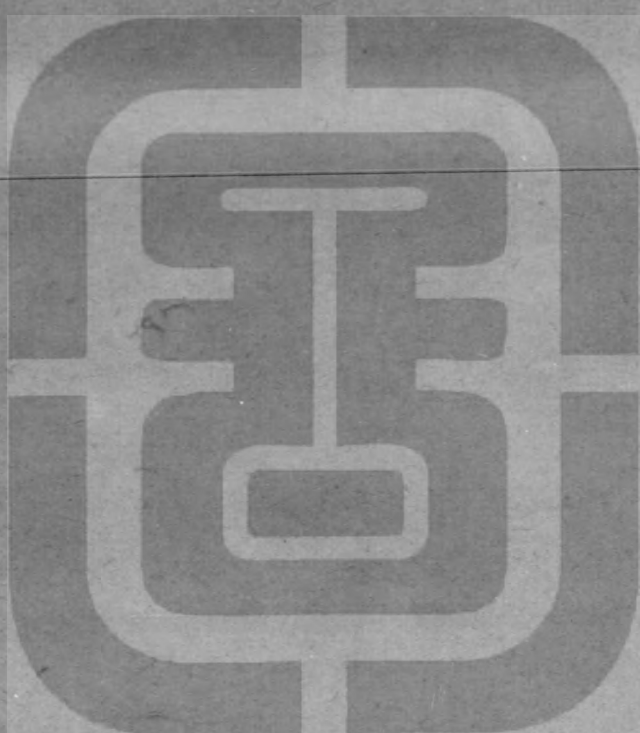


甲



列傳卷第四十五

元史一百五十八

翰林學士中矣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濂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

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
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
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
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
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
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壁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
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
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
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
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

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負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
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
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立山之罪不致苟免毫
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
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
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
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
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
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
政使田里不知行營舊本闕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

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
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
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
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
該細大不遺世祖竒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
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
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
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
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
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維持兵權供

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
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以圖
宋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姓勅世祖
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
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
是亡祖願有關中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
兒一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
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
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
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

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
保丙辰樞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荅
兒大爲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畧宣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
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
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
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
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
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二年

拜太子大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
受制還中書事見許衡傳改大司農樞奏曰在太宗
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
與族人爭求讓爵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
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
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
臨觀飭東平守臣負闕充補無輟隸習且陛下閔聖
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
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
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

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脩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李壇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父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壇

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與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

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爲釋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
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
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
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
復告之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後子燧官至翰林學士
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
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
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斯而已乎師大竒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
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
其師也遂離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
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
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峽山始得易
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
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暘甚道有梨衆
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
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

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
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
講習九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
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
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入學者寢盛
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
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
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

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
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
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
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
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
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
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
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專用之實不

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仁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

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

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卑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最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

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
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
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
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
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
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
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
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
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
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
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
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
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
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
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
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

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

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

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冥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

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冥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

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況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

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許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

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

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

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子思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

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垂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日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

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行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

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

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
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
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
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
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
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
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
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
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
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

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
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
五日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
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
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
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
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翌
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
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擬在樞密高鳴在臺

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衡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後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

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燠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凍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

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
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
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
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
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闕
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
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
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
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朏
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

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求久而無
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
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
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
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
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
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
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
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計皆聚
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

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
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
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
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徃徃有
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
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
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
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
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
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
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竇默

李俊民附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
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
國兵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
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
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
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
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

元史列傳卷四十五 十一
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

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

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姦臣
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
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
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
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
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否叻小人一
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
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
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
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

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
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
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
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
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
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
傳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
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
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
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

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脩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擬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

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

元史列傳卷四十五 十三
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旣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弗及也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靜先生

列傳卷第四十六

元史二百五十九

韓學士平大知制誥無修國史吳濂霖待制承高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

宋子貞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薦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守大名辟為安撫司計議官義斌歿子貞率眾歸東平行臺嚴實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實每令人請事于朝

托近侍奏決不經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
子貞至勸實致禮丞相通懇懇凡奏請必先咨稟丞
相喜自是交懽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貞太宗四年
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
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
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
梁既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
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拔名
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
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七年太宗命

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創行臺所
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
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
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來訪之制命官分三道
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墮獎廉勤官府
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
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
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爲便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
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
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晔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

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
魯儒風爲之一變歲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濶問
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
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
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
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
度多子貞裁定李壇叛據濟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
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壇形勢因說丞相史
天澤曰壇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
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壇子

貞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
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
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
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
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
年一貢舉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
州縣官世襲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遷調
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
定職田從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之切要
者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

元史列傳卷四十六
卿氣力未衰勉為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
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特敕中書凡有
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
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年八十一始
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
藥為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
今尚何言耶子渤字齊彥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
焉父衡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

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
實聘為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為經歷出為曹
州判官未幾復為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癸丑世祖
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
旨字而不名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
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
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
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揚惟中宣撫關中挺為郎
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
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

元史列傳卷四十五
四
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
誅一大猾羣吏咸懼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明年惟
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為宣撫副使丙辰徵京兆軍
需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軍
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
麥鄙長王姓者平涼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運
僕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悅載價與之他輸亦如
期復命兼治懷孟境內大治丁巳憲宗命阿藍荅兒
會計河南陝右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憲宗親征
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

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
心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
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
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
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
挺北上至開平挺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
挺奏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以廉
希憲及挺宣撫陝蜀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刺
不花者征蜀時名將也渾都海嘗為之副時駐六盤
山以兵應阿里不哥挺謂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

元史列傳卷四十五
三
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憲定議令八春汪良臣發兵禦之事具希憲傳六盤之兵既北而阿藍荅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刺不花渾都海遇於甘州哈刺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藍荅兒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績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

殺阿藍荅兒渾都海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希憲爲右丞挺爲僉行省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奏而釋之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効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論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

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旣出帝顧駙馬忽刺出樞副合荅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耶卿等識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主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祗適周砥等爲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陞副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開墾三萬畝

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封皇子忙阿刺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十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曰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忽蘭吉練習之以備不虞未幾禿魯叛以延安兵應敵果獲其力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荅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

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
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琮叔雲鞠問伏辜事
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徹徹以預二
郭謀臨刑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璫帝
怒召挺拘炳家璫下獄帝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
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以議勲奏
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悅
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炎不
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
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

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無罪釋
之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璫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
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寃挺又被繫百餘
日乃釋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
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強是歲冬十
有二月卒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推誠協
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
文定子五人璫璘璠璣璠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
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
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為反具璫知其寃罪

誣者而釋之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
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
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
例安用憲臺為哉吏議遂屈都昌妖賊杜辛一僭號
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獄琥悉以誑誤
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衆琥揭榜招徠不三日雲集
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
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
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為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二
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

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待以不次日十
年遷國子司業卒有彛齋文集瑋字禮符仕為右衛
屯田千戶歲餘謝病侍親時年纔三十二後還鄉里
築室曰晦道堂蓋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為太子
中舍人年五十掛冠所築堂名也琦字德符大德八
年成宗召脩宿衛仁宗在東宮奏授集賢直學士調
大名路治中不赴皇慶元年授集賢侍講學士延祐
四年陞侍讀官通奉大夫賜鈔二萬五千貫泰定元
年遷祕書卿病歸卒琦善畫山水嘗使蜀持平守法
秋毫無私

趙良弼

趙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木要甲音訛為趙家因以趙為氏父愨金威勝軍節度使謚忠閔愨長子良貴嵩汝招討使良貴子讜許州兵官愨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良弼為幕長邢久不得善吏且當要衝使者旁午民多逃去良弼區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無不從脫兀脫以斷事官鎮邢其屬要結罪廢者交構嫌隙動相沮撓世祖時征雲南

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脫兀脫罷其屬邢大治戶口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荅兒當國憚世祖英武讒于憲宗遂以阿藍荅兒為陝西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鈎校京兆錢穀煅煉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欵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禁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渡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

事言皆有徵至衛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穆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紐鄰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驚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今行尚書省事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其言皆見采用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

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爲使副良弼爲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紐鄰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鄰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紐鄰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爲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

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爲長者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北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爲徵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璿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祕書

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丈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舟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

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狼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師渡

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良弼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

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求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訓陝西平章故事

趙璧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

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一日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璧侍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帝前帝爲默然久之旣而曰朕亦不能爲此

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復用壬子爲河南經略使河南
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
行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女
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
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
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
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語
歸卧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已未伐宋爲江淮荆湖
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
璧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

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施師願割江爲界旦歲
奉銀絹疋兩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時誠有是
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
璧適見世祖旗動廼曰俟他日復議之遂還憲宗崩
世祖即位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
庫已竭及用兵北邊璧經畫饋運相繼不絕中書省
立授平章政事議加荅刺罕之號力辭不受二年從
北征命還燕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是年始
製太廟雅樂樂工党仲和郭伯達以知音律在選中
爲造偽鈔者連坐繫獄璧曰太廟雅樂大饗用之聖

上所以昭孝報本也豈可繫及無辜而廢雅樂之成哉奏請原之三年李壇反益都從親王合必赤討之壇已據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元年官制行加榮祿大夫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木營密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泝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璧策馬出鹿門行二

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懼不敢動明旦阿木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璧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眾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餘人高麗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改中書左丞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時衍已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

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分高麗美人璧得三人皆還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冬祀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汗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三年贈大司徒謚忠亮子二人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恭集賢直學士孫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庫提點

列傳卷第四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七

元史一百六十

翰林學士帝大知制誥修國史 張灑翰林待制查郎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皇禧等奉勅修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郟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畫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

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
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荆湖
制置司素知其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
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
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
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
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壇素重磐以禮延致之
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泲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
有終焉之意及壇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
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

節撫勞甚厚壇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
事壇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
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魯花赤忙兀
解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具伏矣
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
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
訴諸官權要蔽忙兀解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
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
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于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
勢于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

元史列傳卷四
二
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復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寔便不然則宜

仍舊三公旣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沮遷大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誼擾不能禁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宫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爲民磐言林廟戶百家

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躐之帝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作詔戒喻天下皆不稱旨意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為朕言之嘉獎不已取酒賜之再乞致仕不久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負數少坐糜廩祿

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負使之施教則庶幾人材有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磐嘗於會集議事之際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至是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自秋及春堅乞致仕帝遣使慰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為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帝

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令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略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言要切，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畿州縣尚有弗

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

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
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
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
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
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
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
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
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聞其去召入官賜食慰問良
久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
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爲榮磐無
子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
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
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
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
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術雷膺魏初徐
琰胡祗適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
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洛國公謚文忠

王鶚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

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

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徃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爲位而哭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

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
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
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
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
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
無英才如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鶚遂
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
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
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
助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
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
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
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
四謚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
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
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
曰應物集無子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
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河東元裕上書

薦之不報諸主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
輩召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即
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召爲
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
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
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
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
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母爲負外置人
也七年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
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

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
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
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
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
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
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
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
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
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鳴每以敢
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

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治

李治字仁卿真定藥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治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

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儻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

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令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

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之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暮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

書藁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十卷測圓鏡
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
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
城簿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
第閱計借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
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
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
以此向歎而世弼遂不復仕晚乃授東平教授以卒

昶穎悟過人讀書如夙習無故不出戶外鄰至罕識
其面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譏議紛紜監試者速
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筆數千言比午已脫藁釋褐
授徵事郎孟州溫縣丞至大改元起授儒林郎賜緋
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尚書省掾再調漕運提
舉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
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陞昶爲經歷居數
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
年内外衣馬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
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

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
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
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
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歲
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
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
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世祖嘉納
之明年世祖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
眷遇益隆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
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

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
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
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
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
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
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
府為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
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
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
撫綏將士增脩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
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歛
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
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
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剷除宿
弊至元元年遷轉之制行減併路府州縣官負於是
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
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
說六年姦臣阿合馬議陞制國用使司爲尚書省昶
請老以歸七年詔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
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
幾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
疾辭賜田千畝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昶嘗集春
秋諸家之說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
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
徃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
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
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

繫貨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
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寃金主怒有近侍夜見
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
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
曰吾爲汝具奏辨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調新
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
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
爲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
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
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

可繼擢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實辟行尚書省左
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絲銀復
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實奏罷之庚
子世祖居潛邸以肅爲邢州安撫使肅興鐵冶及行
楮幣公私賴焉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
鈔行罷鈔銀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凡八千
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鈔
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
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授左三部尚書官
曹典憲多所議定未幾兼商議中書省事三年致仕

給半俸四年卒年七十六肅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文獻子憲禮部侍郎孫大名路總管孫廣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耀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十四年

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掇立察等咸聽受焉帝嘗御延春閣大賚群臣俾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十八年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

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璿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二十年陞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

嘗疾賜御藥顧問安否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疋盜竊所賜玉帶更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藩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間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策實為良圖盍為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貞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大德元年成宗即位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樞

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工部尚書拜征東行省
參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爲集賢學士十
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
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翰林
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謚文恭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
恬退不喜仕進謙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
爲賦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爲東

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
先時教授無俸郡歛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
幸非甚貧者豈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
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
元十五年陞待制扈駕至上都賜以銀壺藤枕十八
年陞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
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
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傳成宗
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
嘗賜坐便殿飲群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爲朕

強飲手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
令三通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三十一
年成宗即位驛召至上都既見勞曰朕知卿有疾然
京師去家不遠且多良醫能愈疾卿當與謀國政餘
不以勞卿也陞學士元貞初引疾還家大德六年召
為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
年給半俸仁宗為皇太子徵為太子少傅謙皆力辭
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于行在
疏言九事其畧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
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

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
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
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
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為之帝嘉納焉遷集賢大
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加賜銀一百五十兩金織幣及
帛各三匹歸卒于家年七十九謙文章醇厚有古風
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子侃官至大名路
總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

壬第辟為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母急
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
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歲壬辰父歿癸巳世隆
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
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為拘權
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于
日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
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實時
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遣使取之觀世隆典領以行
饒見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辭實子忠濟以世隆
為東平行臺經歷於是益贊忠濟興學養士中統元
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善俗為務中書
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
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
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馬將
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
弗為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覈
之得增羨若干賜銀三十錠二年移治順天歲饑世
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

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
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
世祖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
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
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
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
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
惟祭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
之踰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饗禮
成帝悅賞賜優渥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

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
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
從之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
撰選曹八議九年乞補外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至
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
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
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註誤者
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移淮東宋將許瓊家童告
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
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

隆獨抗章辯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
疏諫止語頗剴切當路者不即以聞已而帝意悟其
事亦寢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
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
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
決疑獄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
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
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世以財雄鄉里父仁業儒

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魚臺州帥石天祿禮之辟

兼詳議府事祺幼敏悟善騎射早知問學侍父徙居

東平時嚴實脩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祺就試登上

選辟掌書記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以聞于朝擢

國史院編脩官遷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

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至元七年持節使高麗還稱

旨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十二年丞相伯

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

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久之遷郎中伯顏雅信任

之時軍書填塞祺酬應剖決略無凝滯師駐建康伯

元史列傳卷四
三
顏以兵事詣闕政無大小棋與執政並裁決之及戰
焦山宋軍下流棋曰不若乘勢速進以奪彼氣如其
言遂大破之伯顏聞之喜曰不意書生乃能知兵若
是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伯顏問計棋對曰宋人之計
惟有竄閩爾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
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
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曰汝言正合吾意乃草
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先是宋
降表稱姪稱皇帝屢拒不納棋自請爲使徵降表至
則會宋相于三省夜三鼓議未決棋正色曰國勢至

此夫復何待遂定議書成宋謝太后內批用寶携之
以出復起謝太后於內殿取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
親封之棋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
謹恐異時姦人妄相染汙終不可明遂止江南平伯
顏奏棋前後功多且言棋可任重有旨褒陞授少中
大夫嘉興路總管佩虎符棋至首以興學爲務創立
規制在官未久竟以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八年擢
太中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
十一贈宣忠安遠功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
郡公謚文襄子二人遵通

閻復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暉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陞翰林

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姦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

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既敗詔有司踣其碑復等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䟽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塚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上䟽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遷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刺哈孫對帝大喜即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䟽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即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謚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一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楊大淵 文安附

楊大淵天水人也與兄大全第大楫皆仕宋大淵總兵守閬州歲戊午憲宗兵至閬州之大獲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田哥諫止乃免命以其兵從招降蓬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擢大楫為管軍總管從諸王攻禮義城己未冬拜大淵侍郎都行

省悉以閩外之寄委之世祖中統元年詔諭大淵曰尚厲忠貞之節共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躍即遣兵進攻禮義城掠其饋運獲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以歸二年秋調兵出通川與宋將鮮恭戰獲統制白繼源秦蜀行省以大淵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帥欽察麾下將校六十三人有功言于朝詔給虎符一金符五銀符五十七令論功定官以名聞三年春世祖命出開達與宋兵戰于平田復戰于巴渠擒其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迪節幹陳子潤等先是大淵建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擾夔乃遣其姪文

安攻宋巴渠至萬安寨守將盧埴降復使文安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四面巖阻可以進攻退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曰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擾之則夔難守矣此必爭之地也遂率兵來爭文安悉力備禦大淵聞有宋兵即遣姪安撫使文仲將兵往援宋兵宵遁追敗之秋七月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功賜金符十銀符十九別給海青符二俾事亟則馳以聞其後賞合州之功復賜白金五十兩大淵欲於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請于朝從之冬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都元帥欽察同署事大淵

還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不踰時而就四年宋賈似道遣楊琳賁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詔誅琳五月世祖以大淵及張大悅復神山功詔獎諭仍賜蒙古漢軍鈔百錠至元元年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詔曰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邊陲宜加優恤今後以此自給俟有旨乃進既而大淵擅殺其部將王仲詔戒勅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淵謀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之于椒坪連戰三日擒

祁昌向良等俘獲輜重以數千計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復大破之擒其將盛總管及祁昌之弟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四月大淵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淵閬中郡公謚肅翼子文粲襲爲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兄子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叙州壬寅國兵入蜀大全戰死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謚愍忠官其長子文仲文安方二歲母劉氏鞠之依叔父大淵于閬州戊午憲宗以兵攻大獲大淵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

文仲亦授安撫使中統元年授文安監軍攻禮義城
殺傷甚衆奪其糧船繞出通川獲宋將黃文才高坦
之二年復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
三年出開達戰屢勝擒知軍范燮統制魏興黃迪陳
子閏等授文安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於巴
渠萬安寨主盧植降遂築蟠龍城以據夔達要路宋
兵來爭相持半月文仲以兵來援宋兵宵遁文安追
擊大敗之四年佩銀符陞千戶監軍如故進築虎嘯
城以困大良至元元年宋都統張喜引兵攻蟠龍大
戰敗之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追襲又敗

之擒裨將陳亮復築方斗城爲蟠龍聲援令裨將高
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赴援敗宋師于射
洪之納項斬獲甚衆宋都統祁昌以重兵運糧餉得
漢且遷其官屬於內地大淵命文安先邀之昌立柵
柵原以守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俘得漢守臣
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獻闕下二年改
授金符仍前職還攻宋開達等州擒其統制張剛總
管伏林八月宋兵由開州運糧餉達文安率奇兵間
道邀擊之獲總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東路
征行元帥令以前後所俘入見詔賜黃金鞍馬有差

還攻奪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擒路鈐趙貴等
三年春與千戶李吉等略開州之大通與宋將硬弓
張大戰獲統制陳德等冬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
波等由間道襲開州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
先登破其城宋將龐彥海投崖死擒副將劉安仁留
兵戍其地宋諸路兵來救圍城三匝築壘城外文安
密遣人入城諭以堅守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援即
率兵斷其糧道宋兵戰甚力飛矢中文安面拔矢力
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等二月文安以創甚還蟠龍
宋兵遂復開州文安乃遣總把馬才揚彪掠達州廬

灘峽與宋兵遇擒其將蒲德五年文仲卒詔文安就
佩金虎符充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仍相副
都元帥府事閬州累遭兵變戶口凋耗文安乃教以
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配偶者併爲一戶充役民
始復業冬遣千戶馬才張琪略達州擒宋將范伸王
德鮮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嵇永興略達州之朱
師鄭市擒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秋遣總把王顯略
達州之泥垵擒總管張威冬遣兵掠大寧之曲水擒
副將王仁七年從嚴僉省攻重慶大戰于龍坎敗宋
兵攻鐔鐵寨擒其將袁宜何世賢等捷聞詔賜白金

寶鈔幣帛有差秋攻達州之聖耳城擒宋將楊晉時
伸芟其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略開州擒宋將陳
俊冬文粲入見帝諭之曰汝兄弟宣力邊陲朕所知
也進文安階爲明威將軍八年春遣蔡邦光攻達州
戰于聖耳城下擒其將浦桂又戰開州之沙平擒其
將王順時宋以朱禩孫帥蜀禩孫閬人也數遣間諜
動搖人心文安屢獲其謀閬州竟無虞秋八月文安
會東川統軍叵刺攻達州三戰三捷尋遣千戶嵇永
興攻開州戰于平嫩曲水擒總管王道等軍還以所
俘入見帝深加獎諭擢昭勇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

討使賜金銀寶鈔鞍馬弓矢幣帛有差九年秋領軍
出小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州九君山擒宋將張
俊遣元帥蔡邦兒會蓬州兵邀宋師于永睦戰勝之
復遣嵇永興楊彪追襲宋裨將劉威等破聖耳外城
獲寨主楊桂縱兵焚掠而還九月築金湯城以積屯
田之糧且以逼宋龍爪城慮宋兵必來爭遣韓福出
兵通川以牽制之與宋兵遇于銚耳山敗之俘總管
蔡雲龍等出達州牛門斷宋兵回路擒總管李佺李
德宋兵輸糧達州遣兵于盧灘峽邀擊之擒統制孫
聰張順等夏遣元帥李吉略開州戰于瀉油坡擒其

提舉李貴及石笋寨主雍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
開達遣蔡邦光李吉伏兵遮之擒裨將吳金等覆其
糧船閏十月蓬州兵攻拔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文
安兼領之時蓬州兵已去宋都統趙章復來援之且
出兵迎敵文安與戰破之擒總管王元而還秋宋都
統閻國寶監軍張應庚運糧于達州文安邀之于瀉
油坡奪其糧并擒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
路與戰敗之獲總轄秦興祖譚友孫十一年春三月
文安率軍屯小寧得俘者言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
麥即遣千戶王新德楊彪等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

龍以備之李吉略由山戰于城下擒其將葉勝遣蔡
邦光楊彪掠竹山寨與趙統制戰擒其將鄭桂莊俊
秋與蒙古漢軍萬戶怯必烈等攻宋夔東拔高陽夔
巫等寨擒守將嚴貴竇世忠趙興因跨江爲橋以斷
宋兵往來之路宋兵來爭戰却之還攻牛頭城以火
箭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略九君山擒其
將孫德柳榮趙威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開達二
州而汝忠家屬尚留開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拔開
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遣
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

以爲聲援十二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戶景疇已立旗幟于城之絕頂矣宋軍潰散擒趙章而守將韓明父子猶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家屬得全不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爲計汝忠遂遣趙榮來約降王師能以兵入據其城汝忠率所部將士詣文安軍門降悉還其妻孥財物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降獨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併力攻之擒統制王慶益棄城走於是遣元帥李

吉嵇永興千戶王新德等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等處八城皆望風迎降凱還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忠趙桂楫等十餘人獻捷京師帝悅加授文安驃騎衛上將軍兼宣撫使賜鈔一千錠文繫加授鎮國上將軍文安尋遣其兄子應之往招都勝茂竹廣福三城自將大軍以爲聲援皆降之秋七月兵至樂勝城宋將蒲濟川降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軍恃忠勝軍爲固力攻拔之殺守將王智擒部轄景福圍梁山四十日世安隨方備禦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其

民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文安乃遣監軍
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東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牽
制援兵果與之遇戰敗之擒總管李臯花茂實等萬
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圍去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
汝和攻雞冠城諭降守將杜賦又招石馬鐵平小城
三聖油木牟家下隘等城冬進白帝城夔帥張起巖
堅守不出文安以師老乃還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
文安乃築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帥蔡邦光萬戶紀
天英屯守十三年進階金吾衛上將軍賜玉帶一夏
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輝經畫東川課程宋梁山守
將袁世安遣使約降文安以白德輝德輝大喜即遣
文安將兵奉王旨往招之世安遂降秋七月進軍攻
萬州遣經歷徐政諭守臣上官夔降夔不從圍之數
匝踰月攻拔外城夔守張起岩來救遣鎮撫彭福壽
迎擊破之盡殺其舟師俘其將宋明萬州奪氣文安
復傳王旨諭夔使降夔終不屈文安盡銳攻城潛遣
勇士梯城宵登斬關而入夔巷戰而死萬州既定遣
使招鐵漿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辰降分兵略施
州擒統制薛忠會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殺守帥何良
奪其城十四年夏進兵攻咸淳府時宋以六郡鎮撫

使馬塋爲守文安與塋同里閏諭之使降塋不從乃
列柵攻城冬十二月潛遣勇士躡雲梯宵登斬關納
外兵塋悉力巷戰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兵力戰
死比曉宋兵大敗塋力屈就擒十五年進兵攻紹慶
守將鮮龍迎敵二月潛遣勇士夜以梯衝攻破其北
門鮮龍大驚收散卒力戰兵敗就擒蜀境已定獨夔
堅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由巫峽進兵取
夔州而西川劉僉院挾夔守將親屬徃招之文安乃
遣元帥王師能將舟師與俱張起巖竟以城降夏入
覲文安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略
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貂裘
以賜之十七年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以散
毛兩子入覲因進言曰元帥蔡邦光昔征散毛蠻而
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旣降而殺之其何以懷遠乃擢
蔡邦光之子陞爲管軍總管佩虎符賜散毛兩子金
銀符各一并賜其酋長以金虎符遙授文安叅知政
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入覲擢龍虎衛上
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踰月以疾卒子良
之襲佩虎符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歷湖南宣慰副
使岳州路總管卒

劉整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自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搆

之整遣使訴臨安又不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將見殺整益危不自保乃謀款附中統二年夏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仍賜金銀符以給其將校之有功者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敗之復遣使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獻請益屯兵厚儲積爲圖宋計三年入朝授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賜銀萬兩分給軍士之失業者仍兼都元帥立寨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將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鹽以

餉軍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溫進逼成都整馳援之宋兵聞賽存孝至遁去將擣潼川又與整遇于錦江而敗至元三年六月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四年十一月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意決矣五年七月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九月偕都元帥阿朮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爲攻取計率兵五萬鈔略沁江諸郡皆嬰城避

其銳俘人民八萬六年六月擒都統唐永堅七年三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流上置弩砲下爲石固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乘驛以聞制可旣還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八月復築外圍以遏敵援八年五月宋帥范文虎遣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邀擊斬順獨貴得入城九月陞叅知河南行中書省事九年三月加諸翼漢軍都元帥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昧於天

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取羞於
勇者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荅伏弩中整三月破樊
城外郭斬首二千級擒裨將十六人諜知文煥將遣
張貴出城求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
亘叅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
走軍士覘知之傍岸藝草牛如晝整與阿木麾戰艦
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餘衆盡殺之十一月詔
統水軍四萬戶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
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使永
寧僧持送整所期以間整永寧令得之驛以聞于朝

敕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畫策攻襄
陽故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詔令整復書謂整受命
以來惟知督厲戎兵舉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靈
爲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爲此小數何益於事
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唇齒也宜先攻樊城樊
城人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言於丞
相伯顏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回
砲擊之而焚其柵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
堅入襄陽諭呂文煥乃以城降上功賜整田宅金幣
良馬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

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十一年陞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而卒年六十三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謚武敏子垣嘗從父戰敗督萬壽于通泉埏管軍萬戶均權茶提舉垓都元帥孫九人克仁知房州

列傳卷第四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九

元史一百六十二

翰林學士帝大夫知制誥穆國史景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李忽蘭吉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從汪世顯以城降忽蘭吉隸皇子闊端為質子從攻西川辛丑以功為管軍總領兼總帥府知事從征西番南澗有功癸丑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言承制命忽蘭吉佩銀符為管軍千戶都總領佐汪惟正立利州乙卯正月將兵三萬取合江大獲山宋

劉都統率衆謀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忽蘭吉以伏兵
取之俘獲甚衆都元帥阿荅忽以聞陞本帥府經歷
兼軍民都彈壓丙辰憲宗更賜金符仍命爲千戶都
總領戊午忽蘭吉以兵先趨劔門覘伺宋兵運糧於
長寧追至運曲垣奪之俘將校五人而還憲宗南征
忽蘭吉掌橋道饋餉之事有功賜璽書從攻苦竹隘
山寨先登斬守將楊立獲都統張寔招降長寧清居
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寨十一月大獲山守臣楊大淵
納款已而逃歸憲宗怒將屠其城衆不知所爲德臣
諭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亟追之迺單騎至

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汝軍民一
卒引入甲士環立忽蘭吉下馬執大淵手謂之曰上方
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體
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也遂
與偕來一軍皆喜忽蘭吉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
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
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綏軍民從
臣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
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靈命脉所寄故不知其
懼憲宗悅賜蒲萄酒大淵遂以故官侍郎都元帥聽

命而民得生全憲宗命忽蘭吉與怯里馬哥領戰船二百艘掠釣魚山奪其糧船四百艘憲宗次釣魚山忽蘭吉作浮梁以通往來己未與怯里馬哥扎胡打魯都赤闊闊朮領蒙古漢軍二千五百略重慶六月總帥汪德臣没于軍命忽蘭吉以其軍殿後宋兵水陸晝夜接戰皆敗之部軍皆青居人賞賚獨厚遂與蒲察都元帥守青居治城壁儲芻糧招納降附宗王穆哥承制命忽蘭吉佩金符爲鞏昌元帥中統元年德臣子惟正襲總帥至青居五月忽蘭吉等赴上都時渾都海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忽蘭吉亟還與汪

良臣發所統二十四州兵追襲之十月從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納忽石温之地力戰殺渾都海等於陣餘黨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鞏昌後元帥賜金幣鞍馬弓矢九月火都叛於西蕃點西嶺汪惟正帥師襲之至怯里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詔宗王只必鐵木兒以荅刺海察吉里速木赤將蒙古軍二千忽蘭吉將總帥軍一千追襲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四年首將荅刺海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忽蘭吉不受問其故對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臣何可復佩帝是其言命於總帥

汪惟正下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六月荅
機叛於西蕃帝命好里燕納與惟正追之松州忽蘭
吉以千騎先往執荅機至元元年入覲命與同僉總
帥汪良臣還蜀守青居是時國兵猶與宋兵相持于
釣魚山三年宋兵陷大梁平山寨平章賽典赤令忽
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七百人覘之聞寨中
擁老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三百級得馬二百八十都
元帥欽察等家屬百餘口先爲宋兵所得亦奪還之
四年以本職充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處蒙古漢軍
都元帥參議六年賜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
討使以軍三千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
梁平山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
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
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來攻失
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
曠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
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亶嚴
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
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遠讒
信賞必罰脩內治外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

則邊陲無虞矣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
事十一月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七年每戰輒勝
十三年引兵畧重慶復取簡州十四年承制授延安
路管軍招討使十五年禿魯叛于六盤山忽蘭吉以
延安路軍會別速台趙炳及總帥府兵于六盤敗禿
魯于武川俘其孥還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
軍都尉兼屯田守衛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撫使夔
東招討如故入覲賜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忽蘭
吉請以先受鞏昌元帥之職及虎符與其弟庭望二
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二十一年奉旨與叅政曲
里吉思僉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進取五溪洞蠻
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徃
徃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曲里吉思惟正一
軍出黔中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澧
州忽蘭吉一軍自夔門會合十一月諸將鑿山開道
綿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
迎敵者皆盡殺之遣諭諸蠻酋長率眾來降獨散毛
洞潭順走避嵩谷力屈始降二十三年入覲以老病
乞歸田里帝憫之得還鞏昌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忽
蘭吉之功請用范殿帥故事商議本省軍事二十七

年拜資善大夫遙授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左丞商議
軍事食左丞之祿元貞二年入覲授資德大夫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謚襄
敏

李庭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
氏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
權管軍千戶從伐宋圍襄陽宋將夏貴率戰船三千
艘來援泊鹿門山西岸諸翼水軍攻之相持七日庭
時將步騎自請與水軍萬戶解汝楫擊之斬其裨將

王玘元勝河南行省承制授庭益都新軍千戶宋襄
陽守將呂文煥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
範方與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殺二人槍折倒持回
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裹創力戰敗
之八年春真除益都新軍千戶賜號拔都兒與宋兵
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而止
九年春攻樊城外郭砲傷右肩焚其樓破一字城文煥麾
進攻襄陽東堡砲傷右肩焚其樓破一字城文煥麾
下有胖山王總管者驍將也庭設伏誘擒之以功授
金符十年春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土牛填城壕立

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砲墜城下絕而復甦累
劄再登如是者數四殺獲甚多樊城破襄陽降以功
授金虎符爲管軍總管十一年九月從伯顏發襄陽
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於漢水西築新郢以遏
我軍黃家灣有溪通藤湖至漢水數里宋兵亦築堡
設守備焉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遂盪舟而進攻沙
洋新城砲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砲墜城下矢貫于
胷氣垂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以功
加明威將軍授益都新軍萬戶師次漢口宋將夏貴
鎖戰艦橫截江面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等計由

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而攻之大
軍渡江武磯堡亦破遂從阿木轉戰至鄂州順流而
東十二年春與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
宋軍潰以功加宣威將軍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
船二百餘擊斬其護岸軍聞夏貴欲由太湖援臨安
亟出兵逆戰裕溪口敗之諸軍攻常州庭鏖戰奪北
門而入十三年春至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等護其
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唐兀台等防護宋主
赴燕世祖嘉其勞大宴命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
之上賜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仍諭之曰劉整在時

不魯令坐於此爲汝有功故加以殊禮汝子孫宜謹志之勿忘繼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憲者汝其徃征之乃別降大虎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仍命其次子大椿襲萬戶職庭至哈刺和林晃兀兒之地越嶺北與撒里蠻諸軍大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還諸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生獲之啓皇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塔迷兒河擊走其餘黨兀斤末台要木忽兒等河西悉平十四年入朝世祖勞之賜以益都居

第單河官莊鈔萬五千貫及弓矢諸物拜福建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召赴闕備宿衛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胷貫脅裹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

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
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
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
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
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
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帝既南還
庭又親獲塔不台金剛奴以功加龍虎衛上將軍遙
授中書省左丞二十五年乃顏餘黨哈丹禿魯干復
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答討之大小數十戰
弗克而還既而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脇及右股追

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砲夜泝上流發之馬皆驚
走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
敵俘斬二百餘人哈丹禿魯干走高麗死拜資德大
夫尚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官其長子大用仍賜鈔
二萬五千貫庭因奏今漢軍之力困於北征若依江
南軍每歲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
爲令宗王海都將犯邊伯顏以聞帝命月兒魯與庭
議所以爲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
中賴其用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
調諸衛屯田事三十一年春世祖崩月兒魯與伯顏

等定策立成宗庭翊贊之功居多成宗與太后眷遇
甚至每進食必分賜之大宴仍命序坐於左手諸王
之下百官之上賜以珠帽珠半臂金帶各一銀六銖
莊田諸物稱是奉旨整點江浙軍馬五百三十二所
還入見成宗親授以衣慰勞之初武宗出鎮北邊庭
請從行成宗憫其老不許賜鈔五萬貫依前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兼後衛
親軍都指揮使奉旨北征懷都至野馬川而還俄有
中使傳旨括漢軍之馬以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
糧諸物庭因感疾詔內醫二人診視之疾稍間扈從

上都特降旨存護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
年
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
公謚武毅子大用同知歸德府事以哀毀卒大椿襲
職佩金虎符爲宣武將軍益都新軍萬戶成建康大
誠襲職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史弼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刺渾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
勇太師國王木華黎兵南下居民被虜蠡守閉城自
守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與
其束手以死曷若死中求生乃率鄉人數百家詣木

華黎請降木華黎書帛爲符遣還既而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弼長通國語膂力絕人能挽強弓里門鑿石爲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潼關守將王彥弼竒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從鑄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見弼所挽弓以名聞世祖召之試以遠堞連發中的令給事左右賜馬五匹中統末授金符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射殺二人因橫刀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上其功賜銀

及錦衣金鞍陞懷遠大將軍副萬戶遂從丞相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事聞賜金虎符軍至陽羅堡伯顏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進軍而東至大孤山風大作伯顏命弼禱于大孤山神風立止兵駐瓜洲阿塔海言揚子橋乃揚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選驍將守之伯顏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據其地弼遽以數十騎抵揚州城或止之曰宋將姜才倔強未可易也弼曰吾柵揚子橋據其所必爭之地才棄未固必

來攻我則我之利也才果以萬衆乘夜來攻人挾束
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柵木發砲石擊之
殺千餘人才乃退弼出兵擊之會相威阿木兵繼至
大戰才敗走擒其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才復以兵
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迫圍弼弼復
奮擊之騎士二人挾火鎗刺弼弼揮刀禦之左右皆
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弼殿後敵
不敢近會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將朱煥以
揚州降使麥木受其降於南門外而弼從數騎由保
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將

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戶冬遷黃州等路
宣慰使十五年入朝陞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盜起淮西司空山弼平
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盜起弼往討誅其親黨數十人
脅從者宥之江州宣課司稅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
閉門罷市弼立罷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
年黃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湧貴弼即發米十萬
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
可失信寧輟吾俸以足之省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
得不飢改淮東宣慰使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

號三至碑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建康二十六年平台州盜楊鎮龍拜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冬入朝時世祖欲征爪哇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七年遙授尚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二十九年拜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亦黑迷失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厯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

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撒攬嶼假里馬峇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爪哇與隣國葛郎搆怨爪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爲葛郎主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當不勝退保麻喏八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當走歸國高興言爪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亦黑迷失各將一道攻葛郎至峇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併取

其妻子官屬以歸上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
珍寶入朝弼與亦黑迷失許之遣萬戶担只不丁甘
州不花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土罕必闍耶於道殺
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斲後且戰且行行
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
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
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事具高
興及爪哇國傳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
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曾奉弼
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

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
之拜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三年陞平
章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卒於家年八十
六

高興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薊徙汴魯祖拱之祖
子洵世以農為業金末兵亂父青又徙蔡而生興興
少慷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
跳踉大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至元
十一年冬挾八騎詣黃州謁宋制置陳奕奕使隸麾

下且奇興相貌以甥女妻之十二年丞相伯顏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伯顏承制授興千戶從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寨進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興專將一軍常爲先鋒宋張濡殺使者嚴忠範等於獨松關伯顏使興討之師次溧陽再戰斬其將三人士卒三人虜四十二人遂破溧陽斬首七千級授金符爲管軍總管從戰銀墅斬宋將三人士卒二千人拔建平斬其總制二人虜知縣事黃君濯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擒張濡十三年春宋降伯顏北還留興以兵取郡縣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劉

怡衢婺二州已降復叛章煇自爲婺守興以五千人討之七戰至破溪相持四十餘日興兵少不敵力戰潰圍出至建德境與援兵合復進戰蘭溪斬首三千級復取婺州擒章煇斬之進戰衢城下斬首五百級連戰赤山陳家山園江山縣斬首三千級虜五百人獻魏福興等七人于行省餘盡戮之衢州平追宋嗣秀王與樺入閩與樺據橋陣水南興率奇兵奪橋進戰殺其觀察使李世達斬首三千餘級擒與樺父子及其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百疋下興化降宋叅知政事陳文龍制置印德傳等百四十人軍三千

水手七千獲海舶七千餘艘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十四年春還鎮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討使東陽玉山群盜張念九強和尚等殺宣慰使陳祐於新昌興捕斬之復從都元帥忙古臺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寨屠福成寨十五年夏詔忙古臺立行省於福建興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政和人黃華邵武人高日新高從周聚衆叛皆討降之以招討使行右副都元帥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俘獲之物帝

悅曰直臣也興因奏所部士卒戰功乞官之帝命自定其秩頒爵賞有差遷興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金線鞍轡奉省檄討慶州福建及溫台海洋群盜平之十七年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二年不能下詔以興為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興與都元帥完者都等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擊之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燃薪焚其柵遂平之斬賊魁及其黨首二萬級十八年盜陳吊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嶺興上

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州境悉平十年入朝賜銀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弓矢改瀕西道宣慰使降人黃華復叛有衆十萬與與戰于鉛山獲八千人華急攻建寧興疾趨與福建軍合獲華將二人華走江山洞追至赤巖華敗走赴火死二十一年改淮東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平婺州盜施再十改瀕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行尚書省叅知政事捕斬柳分司於婺州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詹老鷄温州盜林雄興潛由青田擣其巢穴戰葉山擒老鷄及雄等二百餘人斬于温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盜汪千十等二十八年罷福建行省以叅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諭漳州盜歐狗降之召入朝拜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爪哇黥使者孟琪詔興爲平章政事與史弼亦黑迷失帥師征之賜玉帶錦衣甲胄弓矢大都良田千畝三十年春浮海抵爪哇亦黑迷失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爪哇主婿土罕必閣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當事見弼傳又諭降諸小國哈只葛當子昔刺八的昔刺丹不合逃入山谷興獨帥千入深入虜昔刺丹

元史列傳卷四十九
不合還至荅哈城史弼亦黑迷失已遣使護土罕必
闐耶歸國具入貢禮興深言其失計土罕必闐耶果
殺使者以叛合衆來攻興等力戰却之遂誅哈只葛
當父子以歸詔治縱爪哇老弼與亦黑迷失皆獲罪
興獨以不預議且功多賜金五十兩成宗即位復拜福
建行省平章政事賜玉帶大德三年汀州總管府同知
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阿里伏誅
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賜海東青鶻命其子伯顏入
宿衛四年遣使賜海東白鶻蒲萄酒良藥八年授樞
密副使十年進同知樞密院事皆兼平章改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
事賜以先朝御服仁宗寵眷勲舊賜與尤厚皇慶二
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宣元統三年加封南陽王子以
住泉州總管長壽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忙古台襲
萬戶伯顏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總
管寶哥治書侍御史

劉國傑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也姓烏古倫後入中州改
姓劉氏父德寧爲宗王幹臣必闐赤授管領益都軍

民公事國傑貌魁雄善騎射膽力過人少從軍連海
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以益都新
軍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衆出取薪大
出兵來攻堡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千餘級
由是有名從略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兵
襄陽下從攻樊城破外城火砲傷股裹創復戰平其
外城授武略將軍佩金符從破張貴兵匱門關戰甚
力再攻樊城被傷數處血戰竟破之襄陽降世祖聞
其勇召見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賜銀百兩錦衣弓
矢以寵之從伯顏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

不得下伯顏謀取黃家灣堡以入漢國傑先登拔之
加武節將軍從破沙洋新城敗孫虎臣丁家洲戰甚
力進萬戶復從阿木取淮南別軍楊子橋扼宋兵道
宋以萬衆夜奪堡擊走之擒其都統張林宋將張世
傑盛兵出焦山來禦師施鐵繩聯戰船碇江中以示
必死阿木率諸軍進戰萬戶劉琛由江南繞其後國
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之焚其戰船世傑軍大潰追
奔圖山奪黃鷄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
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
霸都華言敢勇之士也宋亡入朝加僉書西川行樞

密院事選淮南兵使將之平蜀未行會北邊有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將衛兵定北方冬召還帝親解衣加玉帶賜之十五年復將左右中三衛兵戍北邊詔有不用命者斬之以聞十六年諸王脫脫木反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獲其衆萬計脫脫木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還帝怒將盡罷大小將校召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矣帝從之盡復其

官以屬國傑征日本會黃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東兵會江淮叅政伯顏等討之國傑破赤巖寨黃華自殺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左丞忽刺出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衆果出降二十二年罷征東省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改僉院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重地且多盜拜本省左丞國傑至首平湖南盜李萬二明年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太獠居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爲固國傑趨擣後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斬二人捕民結盜者皆杖殺之加資

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仔誘衛永寶慶武岡人
嘯聚四望山官軍久不能討國傑破之斬首盜餘衆
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矣
不如盡阮之國傑曰多殺不可况殺降耶吾有以處
之矣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
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
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
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有詔討江西諸盜國
傑趨赴之十一月破蕭太獠於陳古水斬數百人進
平懷集諸寨賊二十六年春東入肇慶攻閩太獠於清

遠還攻蕭太獠於懷集擒之復攻走嚴太獠四月攻
曾太獠於金林又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
入賊衆五千人掩殺略盡七月次賀州兵士冒瘴皆
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
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
攻拔赤水賊寨二十七年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之
諸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患將難
圖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
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
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

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為神因告別盜鍾太獠居南安十八未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衆驚亂自相蹂踐官軍搏之自旦至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二月龍泉盜復寇鄱縣國傑遂還鄱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趨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為備盡掩殺之還鎮道州八月永州盜李末子千七寇全州敗官兵殺郡長官上魯國傑進討擒之梟首而還以前後功加湖廣右丞二十八年置湖廣等處行樞密院遷副

使還軍武昌秋廣東盜再起國傑復出道州時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為表裏寇邊二十九年詔國傑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二年拔其寨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索勝許交趾竟匿不與夏師還盡取賊巢地為屯田募度遠諸撞人耕之以為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為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三十年入朝帝謂朝

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霸都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
命無遷他官俄議問罪交趾加湖廣安南行平章事
以諸王亦吉列台爲監軍征之未行會帝崩乃止成
宗即位復置行樞密院於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諸
蠻酋旣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
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
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之
不能下至是帝即位赦天下并赦萬頃等亦不降帝
以命國傑九月國傑馳至辰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
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戰死十月進

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却之明日萬丑倍
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
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
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斷
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
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
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元貞元年即軍中加
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
遷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
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班師繼又經畫茶陵

衡柳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六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

敵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千里七年春擒斬蛇節宋隆濟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賞賜甚厚進光祿大夫償其賞士金一十九百兩鈔萬五千錠將士遷官有差命還益都上冢八年還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平章卜隣吉台率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虜則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二月卒年七十二國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心故能立

功如此計聞帝深悼惜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
大夫司徒柱國封齊國公謚武宣子脫歡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尚憲宗孫女

列傳卷第四十九

